

校史探微 之一
与校史馆合办

关于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经费

——从两个传说中的存折说起

·林齐棣

关于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经费,有两则流传甚广的故事。其一是相传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许景澄因为在义和团运动中上奏反对围攻外国使馆等事惹怒慈禧太后,被下令处死。他在临刑前就以京师大学堂经费为念,取来存于俄国银行的四十万两白银的办学经费存折,交给监斩官,嘱咐防止外国人赖帐,然后就刑。这一临刑交代的故事充分彰显出管学大臣许景澄以身许国、临危不惧的形象。

另一个关于京师大学堂存折的故事是沈尹默说的。据他说当年有一个六万两东清铁路股票存折折损在京师大学堂校长的手中,教育部逼迫校长交出这个存折,被严复拒绝,后来严复被迫辞职。沈尹默还说后来听说胜银行买办沈尹甫说这是一个空头存折,不过严复却可以凭他的面子去几家银行押款。北大在严复掌校期间,确实仗了这个存折解决了一些经费上的困难。

这两则关于大学堂经费的传说牵涉到两个与俄国相关的机构:东清铁路(又称东省铁路、中东铁路)和华俄道胜银行。这得从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说起。

京师大学堂创设于1898年,作为戊戌变法的一项重要举措,大学堂很受以光绪帝为首的变法主导者的重视。光绪帝任命自己的老师,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孙家鼐接手后认为大学堂首要的事务是选择合适的总教习,他推荐“学问渊博,出使外洋多年”的工部左侍郎许景澄为大学堂总教习,鉴于许景澄已经是二品大员,官阶较大,孙家鼐奏请皇帝对许景澄特旨简派,且与自己一样,“皆不支薪水,同堂办事”。

对于大学堂的办学经费,光

绪皇帝十分重视,他在任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的同一天,谕令户部筹拨大学堂经费。按照计划,大学堂需要开办费35万两,常年经费20多万两。户部奏复“若将款项由各省指拨,诚恐报解迟滞,难以急需。”奏请清政府在华俄道胜银行五百万两股银每年的利息20万两库平银(合京平银212000两)作为常款拨付大学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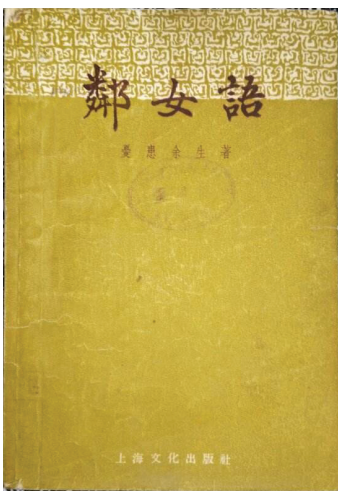
华俄道胜银行的清政府股银是怎么一回事呢?华俄道胜银行的设立起因于清政府为支付《中日马关条约》的对日赔款,被迫与俄国签订《中俄四厘借款合同》,向俄国为首的俄、法银行团借款4亿法郎。以此为契机,在俄国政府的安排下,俄、法两国的金融机构合资成立了华俄道胜银行,其英文行名为“Russo-Chinese Bank”(又译成俄华银行、华俄银行、俄中银行、道胜银行等)。华俄道胜银行成立后不久,中、俄于1896年6月3日签署《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该条约规定:允许沙俄将其西伯利亚铁路由黑龙江、吉林境内铺设至海参崴(今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即修筑中东铁路。为了掩人耳目,中东铁路名义上交由合资的华俄银行承办。1896年9月2日,中俄签订《银行合同》,规定:“中国政府以库平银500万两与华俄道胜银行,伙做生意……所有赔款照股摊派。”这500万两库平银由中国向俄法的四厘借款中拨付。这样,华俄道胜银行名义上成了“中俄合办银行”。清政府的500万两库平银当时约合756.2万卢布,比该行设立时额定资本600万卢布还多156.2万卢布。可清政府在董事会中却无一席之地,银行的一切权力均操纵在沙俄手里。作为华俄银行的合资者,



孙家鼐



许景澄



《邻女语》书影

清政府每年可以领取利息。另外,银行的月报、年报也要送交中国所派之东省铁路总办查核、转呈。

在中俄银行合同签订后,紧接着就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在这份合同里规定:“路成开车之日,由该公司呈缴中国政府库平银500万两”。这两份合同都是由当时的钦差驻俄大臣许景澄谈判、签署的。随后许即被清政府任命兼任东省铁路总办,继续负责与该路修建相关的事务。

1898年6月,光绪帝下诏书筹备京师大学堂。孙家鼐推荐许景澄为大学堂总教习。或许正是由于上述许景澄与华俄道胜银行及东省铁路的关系,户部才奏请清政府在华俄银行500万两库平银的股息拨给大学堂作经费。

在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后,一方面由于学生没有招足额,另一方面许多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开展,到1899年底奏销时,原定的开办费都还没有动用,20多万常年经费还结余6.7万两。于是,1900年4月,许景澄上奏将大学堂开办经费20万两库平银连同利息一起缴还户部,到1900年夏,随着“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席卷京师,大学堂也成为义和团攻击的目标,学生纷纷告假四散。位于东安门巷的华俄银行被义和团焚毁,这导致大学堂的经费断绝,无法维持。1900年7月9日,时为代理管学大臣的许景澄奏请大学堂暂行停办。许景澄奏折中写道:“现在京城地面不靖,住堂学生均告假四散。又该大学堂常年经费系户部奏明在华俄银行息项下拨给。现东交民巷一带洋馆焚毁,华俄银行均经毁坏,所有上年经费尚未支领,而上年存款

项向系存放该银行生息,虽有折据,此时无从支取,以后用费亦无所出。”这是许景澄关于大学堂经费的最后一份奏折。19天后的7月28日,因多次上奏反对义和团及围攻外国使馆,许景澄被清廷下令处死。

由此看来,前文关于许景澄临刑前交代大学堂经费的传说也可以说毫无依据,却事出有因。而这传说的源头据陈平原先生考证是来自一本名为《邻女语》的晚清小说。小说虚构了一段许景澄临刑前,将存于俄国银行的四十万两办学经费银子的存折,交给监斩官的情节。其实根据京师大学堂档案中的收支账目,当时大学堂存于华俄银行的结余经费总共才两万多两,所谓四十万两存折完全是小说的虚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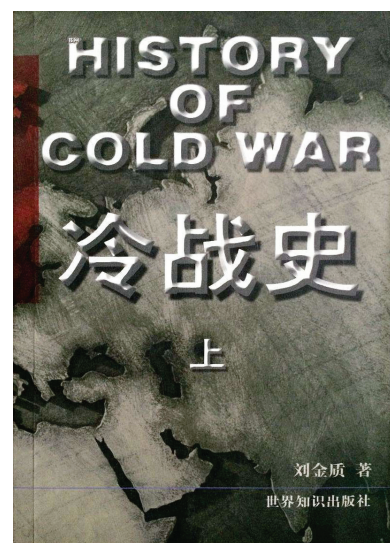
再回过头来说说前文沈尹默所提到的所谓六万两东清铁路股票存折的传说。无论是相关档案,还是北大校长严复个人的书信、日记中,都没有提到过这个六万两存折。根据中俄双方签订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中方以库平银500万两入股,与华俄道胜银行合伙建设东省铁路。这500万两库平银实际是入股华俄道胜银行,再由名义上的中俄合资的华俄道胜银行负责投资兴建东省铁路。1896年12月29日,东省铁路公司在圣彼得堡公开挂牌出售股票,在俄国的刻意安排下,500万卢布的股票全部掌握在俄国财政部手中。中国政府对于东省铁路公司没有任何直接的股权。所以说,沈尹默所说的六万两东清铁路股票存折也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和许景澄四十万两存折类似,也只是以讹传讹的传说而已。

(作者为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

吾爱吾师

我的老师 刘金质先生

·王联



刘金质教授著《冷战史》(三卷本)

过去十多年来,在北大的各类课堂里,你大概率会遇见一位满头银发、清瘦矍铄的长者,上课前必定已经坐在教室的后头,带着他的笔记本,认真聆听,不时记录。如果你热爱运动,你也可能会在五棵场或邱德拔体育馆里,同样遇到这位步伐矫健,充满活力的羽毛球爱好者,要是有机会与他打打,胜负还真不好说。对于国关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来说,这位讲话铿锵有力、既严厉认真又和善可爱的八十老人,就是大家熟悉的刘金质教授。

33年前,当我进入北大学习时,刘老师和梁守德教授、李石生教授一道为我们开设了国际政治专业的入门课程——《国际政治概论》,后来研究生阶段我又选修了他主讲的《东西方关系》一课。刘老师上课认真负责,旁征博引,对课程的熟悉和对作业要求的严谨与细致,可能是我所有老师中最严格且又最负责的一位,对我后来留校任教产生的影响,至今根深蒂固。记得有一次他让我们整理1960年代美苏关系的大事年表,那时没有电子数据库,也没有电脑网络检索,只能到图书馆去翻找纸堆,一点一点地摘抄和比较,费时费力。当时不是很理解,但现在来看,却有效地培养了我整理文献的基本功。虽然现在再做这类功课,由于技术进步而变得简单多了,但其中的内在道理却是一致的。如今我从事学术科研工作,基本的方式方法,大概都是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积累下来的,从刘老师那里学来的东西,成为我时至今日安身立命的看家本领。

我工作后跟刘老师不在同一个教研室,专业领域也不同,但从工作到生活,他还是很关心我。刘老师是弗(湖)兰(南)人,我很喜欢听他说一口湖普通话。几乎每次我们师生间的对话,不是谈及听课感想和对我课程的批评与建议,就是问及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学习情况。从那种轻松的对话中,你能真心感受到一位老教师对自己学生发自内心的关爱。作为长辈,他跟你讨论听课情况,总是准备好书而意见,详细列举存在的优缺点和建议改进的地方。我为本科生开设的六门课,他全听过,有的课甚至听过三个学期,而且都有反馈,既有表扬和鼓励,更有直接的批评和鞭策。每每刘老师来到我的课堂,我是既紧张,又不紧张。紧张的是,老师不打招呼就来,生怕自己讲不好;不紧张的是,反正都是为我好,我已经不“怕”他了。

刘老师关心后辈是出了名的,哪怕是在他人生遭遇巨大悲痛之际。记得那天在八宝山,我正不知该如何安慰他痛失爱人时,他却用他一贯有力的大手拉住我,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保重身体,别担心,我已经缓过来了。”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波动,那种感人的场景历历在目。这就是刘金质老师,在学生面前从来展示的都是为师者一贯的坚毅沉稳,他给我带来的精神力量,成为我在北大学习工作取之不竭的源泉。

在刘老师近20年的老教师听课工作中,他听遍了全校几乎所有本科生课程,不管是早晨8点开始的课,还是晚上9点半才结束的课,一年四季风雨无阻,他总会根据学校教务处给的课表,准时坐到相应的课堂中。其实,学校并没有要求他这么做,但一贯做事认真的刘老师,又岂会“偷懒”?由于家庭变故和年龄原因,他在两年前向教务部提出退出北大的老教授听课任务,因为许多在晚上上的课,他如果再随堂听的话,等下课后坐公交回到西二旗的家,可能就已经是夜半时分了。这样的“兼职”理由,大概找不到其他的个案。

刘老师虽然退休近20年,但他仍然笔耕不辍。2003年他首次出版的三卷本百万字巨著《冷战史》,即将迎来更新后的版本。熟悉战后国际关系史的人们都知道,要把那段纷繁复杂的美苏关系梳理清楚,即便对于年轻一代的专业研究人员来说,也都是无比艰巨的任务。刘老师在退休生活中,舍去了一般人的闲情逸致,除了参与听课,就是继续坐冷板凳,一字一句爬格子,终于给这部冷战史领域的“万里长城”再度修葺加固。

虽然辞去了在学校的听课任务,但国关学院的听课工作,刘老师继续坚持了下来。如今,在学院办公室的楼道里,时常还会见到刘老师。我今年秋天新开了一个本科生课程,相信刘老师还会来到我的课堂里,我们师生又会有一个学期频繁交流的机会。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刘老师,虽然退休有年,但教学科研工作一直没落下。他对待学术科研工作的严谨认真,在日常生活中的淡泊名利,对后辈晚生的爱护有加,都是我此生学习的榜样。衷心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羽毛球越打越好!

(作者为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编者按】对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作为汉语独有的文学体裁和艺术形式,源远流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立足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助力我们建立文化自信。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退休教授陈诗闻在个人兴趣的基础上结合多年经验,撰写“对联杂谈”,介绍对联的种类、功能、写法等,通俗易懂,故事性较强。本刊将分六期连载刊登,旨在帮助读者较系统地认识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和蕴含的精神。

对联杂谈 之一 ·陈诗闻

童子对

“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并且规定:“对不出只能把盏待酒,不准落座。”梁启超镇定自若,从容对出下联:“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对得好!得到众人称赞,梁启超被允入席,还给宴会增添了文采。

有一馆学设在城门旁,老师见守关人延长开门时间方便过客,出上联:“开关早,关关迟,让过客过关”;学生对出下联:“出对易,对对难,请先生开对”。这里上联的“关”字和下联的“对”字既作名词又作动词,对得很巧妙。

给孩子出对,还常用来试验其将来志向。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是对联迷,他出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孙子朱允炆(建文帝)对:“雨打羊毛一片毡”;其四子朱棣则对:“日照龙鳞万点金”。由此看出:朱允炆的气弱调低,预示将来的悲剧结局;朱棣战功卓著,含有篡位企图,最终登上帝座,为明成祖。

明代顾东桥镇楚时举童子试,出上联:“雏鹤学飞,万里风云从此始”;年仅十几岁的张太岳才思敏捷,随口拈出下联:“潜龙奋起,九天雷雨及时来”。顾东桥见张太岳构思精妙,气势不凡,当即解金带赠之。

郑成功是水师武将,又有文采,年幼时绝顶聪明。一次其父出上联:“两船并行,橹速不如帆快”;成功对:“八音齐奏,笛清难比箫和”。从字面上讲,橹慢不如扬帆乘风快,笛声清脆不如洞箫柔和。但上联谐音三国时东吴大夫鲁肃和西汉初大将樊哙,下联谐音北宋名将狄青和汉开国功臣萧何。郑父的出联有抑文扬武的意思:鲁肃文人,不如樊哙这样的武将;郑成功对的下联则针锋相对:狄青武夫,怎能比萧何有谋

略。说明郑成功立志要成为智勇双全的将相之才报效国家。

1661年,郑成功率二万五千将士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祖国领土台湾,他是著名的民族英雄。

1932年清华大学新生入学试题国文一科由著名文史学家陈寅恪出题,其中有对对,题为:

为:“孙行者”,考生答卷五花八门,诸如:“猪八戒”、“沙和尚”、“牛魔王”,答得较好的有:“胡适之”、“王引之”、“王夫之”。只有一位考生答出:“祖冲之”。这位考生是算学系的段学复。

段学复后为数学大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任北京大学数学系系主任34年。他默默奉献,培养了无数数学界精英;又举贤任能,向学校建议系主任不能终身制,推荐丁孙孙为数学系系主任。卸任后他全力支持丁孙孙的工作。

段学复自幼文史底蕴深厚,颇具诗词对联功力,平时常写诗言志。他曾吟诗或赠联数学界前辈(如华罗庚、江泽涵),自己则挥毫一幅悬于室内:“自己培养指导过的青年同志做出超过自己的科研成果引为自己最大的快乐”。

(作者为北大物理学院退休教授)



国庆的期待

北大附小四(6)班 杨一诺 绘